江西是个好地方

生生不息江西人

□ 曹雯芹

他们来了！

他们走了！

他们喝着同样的水，吃着同样的食物，长在同一片红土地上！尽管相隔千年，他们却那么像！他们的爱同样深沉，他们的个性同样执拗，他们的骨头同样坚硬，他们的思想同样深邃，他们的血同样炽热！

他们一颗一颗，用力发着光，共同汇聚成了江西历史的璀璨星河！

他们都是江西人！

董源和胡先骕知道，江西人的爱有多深！公元950年，江西进贤人董源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怀揣绘画绝技来到中国的文化高地——江宁（南京），投奔在南唐中主李璟的门下，成为一名宫廷画师。身在宫廷，心在故乡。于是，他拿起画笔，展现江西山水的湿润、绵延、迷蒙、灵秀。他的“披麻皴”，状如麻皮，那是江西土山的细腻平缓。他的“点子皴”，点点生动，那是江西山石的特有质感。终于，对故乡深沉的爱，让董源成为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开创者，给予了华夏子孙传承千年的艺术滋养。

公元1916年，在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船上，22岁的江西新建人胡先骕写信给好友胡适，解释自己选择植物学的原因：“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他想到中国虽然坐拥植物资源的“聚宝盆”，却在植物学研究上一片空白，落后世界300余年，就夜不成寐。“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这怎不叫我们痛心！”带着对祖国强烈的感情，他心甘情愿做中国植物学界的拓荒牛，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植物学研究对西方国家300年的追赶。

王安石和朱耷知道，江西人的个性有多拗！公元1079年，江西临川人王安石给神宗皇帝写去一封信，信就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此时，他的政敌——苏东坡正关在汴京的大狱里，命悬一线。哪怕此时已被罢了宰相，哪怕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王安石还是难改他的直男本色。他的执拗倔强，家人没有办法，朋友没有办法，政敌没有办法，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公元1689年，江西巡抚宋荦终于请到了江西南昌人朱耷为他手绘孔雀图。而等他兴致勃勃地打开《孔雀图》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画里，两只孔雀奇丑无比，姿态猥琐，白眼向人，全无百鸟之王的高贵典雅，尾巴上只长了三根雀翎。画面上题诗一首：“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朱耷在画里笑话宋荦，说他是溜须拍马的奴才。这就是朱耷，宁愿生活在极端的贫困里，也绝不向富贵低头。

文天祥和梅汝璈知道，江西人的骨头有多硬！公元1278年，江西吉安人文天祥兵败，被关进了元朝的天牢里。元世祖三番五次派人劝降，这一次，派来了南宋状元、宰相留梦炎。留梦炎苦苦劝说文天祥：“大宋已灭，恭帝已废，天下尽归元朝。你一人苦苦坚持，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投降，还能得到重用，锦衣玉食，享受荣华富贵。”文天祥怒火中烧，指着留梦炎的鼻子大骂：“你身为大宋重臣而卖宋，是谓卖国；身为衢州人而卖衢州，是谓卖祖宗；身为汉人而卖汉人节操，是谓卖身。你这卖国、卖祖、卖身的小人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在湿热、腐臭的牢房里，文天祥写下名垂千古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公元1948年，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唯一的中国法官、江西南昌人梅汝璈更像一位铁骨铮铮的战士，在关于部分战犯是否应该判决死刑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梅汝璈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我们也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算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待人，但为了防止将来再出现战争犯人，为了防止未来可能招致的战争灾祸，所以对于日本的首要战犯，必须处以死刑，以儆效尤！”“如果不能严惩战犯，我们将无颜见江东父老，只有跳海而死，以谢国人！”

陆九渊和陈寅恪知道，江西人的思想有多深！公元1175年，朱熹和来自江西金溪的陆九渊走进了上饶铅山鹅湖寺。在这个质朴的寺院里，两位思想巨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哲学辩论。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仁义之理”是人的本性，其方法重在“发明本心”。而朱熹则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其方法重“格物穷理”，主张“道问学”“格物致知”。这次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上的一次激烈交锋，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公元1927年6月2日，清华园内，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在他的葬礼上，江西修水人陈寅恪步履沉重地走了进来。这位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国学大师，为逝者撰写下流传至今的铭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在中华民族最晦暗的日子里，他勉励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李烈钧、方志敏知道，江西人的血有多热！公元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拯救民族危难，江西武宁人、曾经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再也坐不住了。他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婿，一齐送上了战场。赠诗中，他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他盼望着儿辈能够“执干戈，卫社稷，收失土，以继吾志也”。

公元1935年1月，江西弋阳人方志敏走进了逼仄潮湿的牢房。脚镣是沉重的。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方志敏咬紧牙关，要来纸和笔，把自己的满腔热血化作了13万感天动地的文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这就是江西人！

深沉似潭、执拗如牛、骨硬似钢、深邃如海、热血似火！

这就是江西人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

历史永不落幕！江西每日如新！

今天，作为当代江西人，我们该如何续写江西人的精彩故事？如何为这片红土地增添新的光芒？

答案，就在我们的行动里！

来吧！新时代江西人，让我们行动起来！

品读江西

一座千年古镇的五行诗篇（组诗）

□ 番邑余晓

金：直升机从这里起飞

一千年前，这座古镇
以瓷的细腻、精美、高贵
倾倒了一个王朝，和
它的君王：赐名景德

一千年后，这座叫景德镇的城市
再次以直升机卓越的性能和巨大的轰鸣
征服了蓝天和远方

一座辉煌了千年，并将
继续辉煌的城市
总有一种抒情直抵人心
不管是瓷的婉约
还是直升机的豪放

日新月异的城市，就像
一架启动了旋翼的直升机
垂直。起飞
每一处高空都是崭新的梦想

木：浮梁茶

即使它的酶活性再高
纵然它的色泽再乌润
哪怕它已经戴上了万国盛会的桂冠
就算它可以与斯里兰卡的高地茶
印度的大吉岭茶比肩竞香
也无法改变它命运里的苦

“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
买茶人的背影，早已
消失在唐诗的平仄中
惟留一声离别时的叹息，散入
茶叶的叶脉里
任你把它的外形翻炒得紧细圆直
任你把它的色泽拿捏得干湿翠绿
你，还是无法拂去茶汤中
隐约可见的幽怨的眼神

茶中有真味：苦的极致
是馥郁的玫瑰芳香
此时，你不得不承认
在东经117.17度北纬29.27度
浮梁茶，是大自然
对人世的慰藉

水：解密昌江

景德镇，沿昌江
南下200华里
是鄱阳湖。环湖
通五河，入长江
直抵大海

对昌江的好奇，源于
爷爷运盐的故事：一次次
在风浪中穿行，被他
引为一生的壮举和荣耀

在昌江，弯曲的河道里
散落的帆影、茶香、瓷光
它们都是流水的一部分
在远行人的梦想里昼夜流淌

一座古镇，与昌江
守望千年。关于往昔繁华
浪花与波涛，穷尽一生
也无法一一描述

幸好，昌江还能托起旭日
一起见证这座城市的
再次辉煌

火：窑、瓷、烧窑人及其他

馒头窑、葫芦窑、龙窑……
窑的形状，就是
火与火焰的形状

用手指叩击瓷器的人
都在试图窃听烧窑人
与火焰的对话

必须承认，烧窑人对火的
了解，有时甚于自己
那个纵身跳进窑火中的人
把自己当成火的一部分
没有人，比他更懂
火的存在：不是意味着
毁灭，而是新生

熄灭的是火，但火焰
永远活着。它
变成瓷器上的光泽
或者，青花
这座古城，因此
有了最澎湃的图腾

土：高岭土的传说

对于景德镇的印象，最早
来自一个在镇上画瓷板的邻人
画着画着，他
把自己画成了工艺美术大师
后来，陆续结识了
开烧窑作坊的宇哥、瑶里景区的徐总
搞房地产的国君余云郎舅俩
写诗兼卖瓷器的彭路同学
从事文创产品开发的阿华……
他们，都来自景德镇周边的
鄱阳、都昌、抚州、安徽等地
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闪亮的名片

在景德镇生活了多年，他们
习惯把高岭土叫作观音土
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
关于观音土的传说
传说中的善良与悲悯，已经注入
这座城市的脉搏，让异乡人
能触摸到家的温暖和美好

我们这十年

寻安记

□ 王明明

2008年的炎夏，我毕业离校，来到南方这座城市的西郊小镇，在一家国企的区分公司工作，住在单位七楼闲置的办公室里。异乡的孤独伴着“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的生活，让我几近抑郁。我爸妈总是不放心，劝我租个房，找个女朋友。就这样，我搬了出来，和一位大学同学合租在一处老旧的宿舍楼里。房子很破，水泥地面起皮，旧家具被虫蛀，两张皮沙发早被老鼠给掏空了，可比起住单位闲置的办公室，条件好了许多，也更方便了，至少父母来看我时能有个落脚之处。接着，我被热情的同事拖进了一段频繁相亲的生活。

直到有了另一半，我远在东北林场老家的父母才终于安下心来。会亲家时，他们利用农闲时间来到南方。在出租屋里，他们睡在我的床上，我用一张行军床在客厅简单对付着。一下班，张口就能吃上热乎饭菜，房间被打扫得井井有条。父亲过去是电工，他还把房子的插座、旧电线统统维修了一遍。父母对房子的事很执着，每天家里都会多出几张售楼广告。想来，父母总归更有远见，那时的我懵懵懂懂，连恋爱都不会谈，人生更是毫无规划可言，似乎压根没想往前看，甚至对他们到处搜罗售楼广告的行为不大认同。可要说我是不想安定、不想在此定居？似乎也没有。

父母回去后没多久，我终于被他们说通了，开始了购房计划。年轻，意味着对更时尚、更便捷的生活的向往，最终，我把房子买在了远离市郊的市内。父母再来看我时，很激动，他们经常不远几里、花上半天时间从我租住的市郊走路到市内来看房，就算新房还只是一个地基，他们也看不够。那两年，他们见证着新房一砖一瓦地建成，见证者新房变成婚房。后来，我大儿子出生，母亲也已从林场退休，便只身来到南方给我带孩子。林场早年不景气，父亲“买断”了工龄，却还没退休。他在山里租种了几十亩地，说趁着还能干得动，要为我房子的按揭出一出力。

父亲和母亲开启了一段两地分居的生活。父亲心里是不愿背井离乡的。上了点年纪的人都有乡土情结。我们家族从祖父母闯关东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迁徙之路，回望过去，这条路让家族显得疲惫不堪，让血脉变得伤痕累累。父亲虽然出生在东北，可作为祖父母的第七个儿子，幼年时，就因家里拮据，被祖母过继给了她的妹妹。离乡背井的苦楚覆盖着父亲整个青少年时期，他心里的那块阴影又因我定居南方变得越来越大。可总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东北。我们都劝他，退耕还林，城市化在加快，搬迁是早晚的事。养儿防老嘛，要不然还能去哪呢？再说刚出生的孙子也牵着他的心。我们动辄给他传点他孙子的照片、经常视频让他听听孩子的声音。这样没捱过两年，父亲终于妥协，他将田地流转，奔赴千里之外。

五口人居住着110平的空间，按理说不算小，可气氛却徒然拥挤，婆媳这对普遍矛盾因南北方生活习惯的差异被放大，在生活的细节里生根发芽。

又过了几年，父亲退休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条件也相对宽裕起来。直到有一天，父亲又开始频繁地将售楼广告带回来，他们计划着搬出去住了。哪怕是二手房，哪怕偏远一点，哪怕户型小。彼时，孩子正面临读小学的大事，周围很多人都陆续往更好的学区搬。于是，全家一商量，咬紧牙关，继续贷款，将房子买在了最好的学区。就这样，父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拥有了在南方定居的身份认同，喜悦溢于言表，他们的心才最终安定下来。

房子，牵引我们一次次迁移。最开始，我对此却并无执念，毫无计划。可生活之河迅猛流淌，又哪会给人那么多思考和计划的时间，哪会允许我凌驾它之上左右着它呢！不过是看着别人，再看看自己，就这么“随大流”式被冲着、被追着、被赶着……

两次搬迁，我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2018年，我的小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两个孩子白天在爷爷奶奶家，晚上时常会跟我回来，我开始了每天两边奔跑的生活。工作上，我也因写作得到市公司领导的赏识，从区里调到了市里。在与企业适应、磨合了十几年后，今年初，我终于换了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新工作。不论是与家的距离，还是与梦想的距离，都更近了。

十年来，我们的位置不断移动，记忆却始终无法迁徙，它就停在那，随时等待被身体唤醒。父母偶尔还会提起曾经我租住的老房子，通常是被味觉记忆唤醒的。他们会想起那房子附近的超市，说那里的菜多么多么便宜，他们甚至还坐公交专程去那里买过几次菜。他们告诉我，那个房子要拆迁了。我也会因某个行为习惯、甚至一个微小的动作想起过去的生活。孩子的记性更是好。大儿子过完十岁生日当天，跟我回了家。他指着车窗外我家小区附近的景象，对他弟弟说，以前哪里有什么，以前他总在哪玩，末了还不忘来一句，那时候还没你。有点骄傲似的。

十年时光飞逝，父母从东北来到南方，我从单身汉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父辈的迁徙，我的迁居，工作的变化……都是为了心中的梦想。当记忆变得厚实，我们寻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父母也终于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他们会经常到楼下公园散步，会不时碰见我家小区的老邻居。惊喜之余，寒暄几句，有些东西始终没变，连说带比划，父母照样听不懂本地方言。每每这时，他们或许会怀念起东北林场的生活。可另一些东西又在变化，林场已是今非昔比，那里的老邻居们纷纷搬进了附近的市里。相比之下，我的父母无疑是迁移得最远的。可有失必有得，与那些一辈子扎根黑土地的父老乡亲相比，他们经历了东北和江南两种不同的生活。疫情之前的那几年，我也会时常带他们出去游玩，他们看过大海、爬过长城，进山林、入古村、体会着江西的风土人情，他们还进过电影院、唱过KTV……他们无可避免地过着与上半辈子截然不同的日子，体会着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足够安定、美好、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城市色彩

夜奔

□ 张小圈

骑自行车是我最擅长的一种运动，也是我通常选择的出行方式。平时上下班时，我总是匆匆跑到楼下的公共自行车点，推出一辆自行车，将工作与生活两种状态通过一段骑行来连接。家和单位都在南昌红谷滩，离得并不远，我却开发出了三条不同的路线。最便捷的是走红谷中大道，这是红谷滩中心的主干道，是两点中的直线，道路宽阔平整，耗时最短。或是选择紧邻江边的赣江中大道，一路感受江畔微风温柔的吹拂。还能拐上丰和中大道，飞快地穿过路边鳞次栉比的小店，将一排排别出心裁的招牌远远地甩在身后。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它们最美的呈现方式都是在晚上。夜幕降临，红谷中大道两旁的行道树上一齐亮起了彩灯。小而明亮的灯盏点缀在茂密的叶间，营造出一种迥然于白天的梦幻氛围。初夏时节在树下骑过，飞扬的衣襟会兜住一捧幽微的柚子花香，只觉甜香满颊。赣江中大道上的秋水广场开始了盛大的喷泉演出，喷泉巨大的水柱中挂出斑斓的彩虹，映衬得江那边的滕王阁雄浑壮美，亦幻亦真。随着人群中一声欢呼，喷泉的主水柱冲上了最顶峰，又猛然坠落。骑车经过的一瞬，周身会被溅上许多细碎的水珠，像是突然遭遇了一场毛毛雨，但一点也不着恼，只是微仰着脸继续向前骑去。丰和中大道上的夜宵摊点总是那么热闹，巨大的彩色篷顶相连，覆盖着重重叠叠的欢声笑语。间或有用筷尖刺破餐具包装薄膜的锐响，就像礼炮一般点缀在这样的热闹中。沿着路边骑过，很容易被这样的欢乐吸引，向着人群的方向张望。店门边巨大的落地扇将长发猛地吹起，灶台的炉火熊熊，油盐酱香味阵阵席卷而来。仅仅是路过，也参与了这生动的生活现场。

有一次难忘的骑车经历，发生在厦门的夏夜。沿着海岸线一直向前走的我，没有注意到已然到了深夜。街上一片寂静，只有间隔均匀的路灯将橘黄的光投射下来。公交车站牌显示末班车的时间早已过了，正踌躇间，瞥见站台边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共享单车。我跳上其中一辆，按照导航指示的方向骑去。前后轮毂向前伸展，碾过有些潮湿的地面。空气是燠热的，整个深蓝色的穹顶似乎降到很低，听得到齿轮转动的声响和自己粗重的呼吸。这时才发现厦门的路隐藏着许多不明显的小坡，并不规律，但连绵不绝，就像是不远处的海浪，总是将你抛高又甩低。没有一段路是笔直的，道路仿佛一直扭结着，必须很小心地掌握方向，让车身不断划出灵巧的弧线。在又一个转弯后，拧紧的道路倏地打开，分成几条岔路，让你不得不中断全神贯注的蹬踏，思索选择哪边才是正确。这时导航往往会沉默一会儿，然后响起甜美的女声，黑夜里听来格外令人安心。行人很少，车速可以提到很快。有时掠过一些喁喁细语，但都听不真切，也无暇去分辨。在此刻，我只是一个赶路的旅人，焦灼地前往今夜可以安眠的地方。当目的地终于灯火辉煌地出现在眼前，我却好像并没有兴奋，只是平静地锁了车，迟缓地走进住处，心里已经开始回味起刚刚收尾的骑行时刻。

来北京工作后，我惊讶地发现骑车是很多人首选的出行方式。城市如此巨大，人们口头表达中“远”与“近”的概念也和我以往的理解很不一样，像是需要乘坐七八站地铁的距离，大多数人觉得不算远，足以用一趟骑行来抵达。在上下班的高峰期，经常能看到非机动车道上密密匝匝的自行车齐头并进，有昂贵的专业单车，也有色彩不一的共享单车，更有许多久违的老式“永久”，后架上加装了儿童座椅，安放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宝宝，让我想起了远去的童年。黄昏刚至，许多“骑友”会自发地到复兴门桥边集合，开始沿北京二环线骑行。这条路线全长34公里，完成全程后会在手机地图里呈现出一个非常规整的长方形。我最喜欢其中的一段，就是从文津街到景山前街，慢慢地蹬着车，看北平图书馆旧址、北海公园、故宫角楼、景山公园、故宫神武门……次第出现在眼前。夕阳逐渐下沉，悬在白塔塔尖之上、角楼飞檐之上，渐渐隐去。万春亭畔一轮圆月缓缓升起，直到投下满地清辉。远处的摩天大楼赫然在目，古与今的交织，就在这一刻壮阔地呈现。耳畔有猎猎的风声，那也是燕王帐前的风、纳兰性德吟过的风、舒展红旗的风。

听读井冈

井冈山
第 2241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